

## 当代生活

## 树荫下纳凉

◎杨松华

天气一热，每到中午休息时间，小区门口三棵大树下便来了一群纳凉的不速之客。

这群不速之客，均来自小区附近的一家建筑工地。他们，是工地上的泥瓦工。

那工地，正在挖地基，除了堆得高高的烂泥，四周无遮无挡。

起初是一两个泥瓦工，小心翼翼地跨进小区大门，直奔一棵树而来，一屁股坐树底下，纳凉。

渐渐地，人多了，十来个泥瓦工一起涌进小区大门，在三棵树下分开来坐。抽烟、玩扑克、唠嗑……有个泥瓦工一来，便背靠一棵树干睡了，居

然打起响亮的鼾声。

三棵大树并排而立，就像三把大大的遮阳伞，挡住了正午热辣辣的太阳。

小区里的住户，从三棵大树旁走过，都纷纷侧目，好奇地打量着他们。听他们南腔北调地说笑，看他们将胶鞋脱了垫屁股底下，看他们将塑壳的安全帽当扇子摇。

统一的灰扑扑的衣衫，统一的粗糙的面相。

他们来时，每人都汗流浃背，甚是急躁，现在一片安详，在清新凉爽的树荫下，他们沉醉了。

突然，有住户皱起了眉头。原来，一个泥瓦工正在抠

脚丫。抠下来了，还要送到自己鼻子底下嗅嗅。

有个女住户只看了他们一眼，赶紧将目光撤回来。

原来，是一个泥瓦工四脚朝天躺在地上，宽大的马裤头暴露出了裆下的私处。

他们一走，几个人便冲着看门的杜大伯嚷开来，责备杜大伯不该让这群泥瓦工进来纳凉，影响了住户们的生活！

杜大伯呵呵笑着说，天热，他们中午实在没去处，就来咱这避个暑，大家多体谅体谅他们。

后来，又发现了新问题——一些烟蒂洒落在大树下，甚至有烟蒂还冒着烟。

只见杜大伯专等这些泥瓦工一走，便迅即提把扫帚来扫这些烟蒂。

住户们苦笑，这杜大伯，简直成了这群泥瓦工的保护伞。

第二天中午，住户们再从这三棵树旁走过时，没有发现有泥瓦工在抠脚丫，也没有泥瓦工四脚朝天躺在地上。但还有泥瓦工在抽烟，只不过，在每一棵树底下放了只盛了水的大烟灰缸。

住户们惊讶地发现，杜大伯竟和这群泥瓦工一起说笑。在他的脚旁，放了两只热水瓶和几只茶碗，住户们得知，是杜大伯一直放门卫里用的。

又一个下午，人们从这三棵树旁走过时，发现杜大伯正和这群泥瓦工大口大口地分吃西瓜。杜大伯赶忙拿起一块西瓜请路过的住户吃，说这是泥瓦工们专门买来与他分享的，就为了感谢杜大伯能天热让他们在这儿纳凉。

有一个住户接了西瓜，坐进树荫里。

又有一个住户接了西瓜，坐进树荫里。

他们一起纳凉、聊天、说笑。

三棵大树，三把大大的“遮阳伞”，是这个城市炎炎夏季最美的一道风景。像一股暖流，温暖着我们的心！



杭州闲林水库即景  
郭建生 摄

## 情景交融

## 村口的老枫树

◎胡洋

村口立着一棵老枫树，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自然生长还是哪位祖先栽下的。老枫树在春天新叶尤为绿，夏天枝叶格外茂，秋天黄叶特别艳，冬天落叶极其多。与周围的树木相比，它大株，常年被小树的繁枝和枯藤攀援缠绕着。站在村里的任何角落都能一眼望见它。

这棵老枫树经常出现在爷爷所讲的“古董故事”中，激烈的游击战中有它、举国欢庆的建国时期有它、错误的“大跃进”中有它、农村的“土改”中有它……老枫树就像是村子历史的见证者，纵观脚下这片土地的所有变化。父亲和姑姑也总与我提起老枫树，那是他们那辈孩提的重要基地。小时候常有调皮的孩子爬上老枫树，他们坐在枝丫上眺望远方，或许也有过未来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的梦想吧。树下有一条石阶小道，那是村子曾经通往乡里学校的必经之路，父辈们打小就开始挑着咸菜、大米、书本、木柴，从老枫树下走过几百、几千回。生活尽管苦，却实打实地在父辈那群人中，走出了一批从老枫树下经过的人，他们如愿见到了大山外的世界。

如今的村子还坐落着为数不多的老屋，老屋中住着不多的老人，他们的子孙大都已外出融入了城里的生活。而老人们舍不得这片祖先辛苦开垦的土地，选择见家啊！

## 真情流淌

## 我家的“五代炉灶”

◎厉守龙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很想写篇纪念文章，我自然地想到自己“五代炉灶”的变迁。

孩提时，我家用的灶具和千千万万农户一样，是用浆砖砌成的几个大小不一的柴草灶。因为我是长子，每每放学回家，“火头军”便轮到了我。遇到柴草不够干时，时常是燃一把灭一把，被烟熏得流泪咳嗽是常事，有时不小心，还会被火尾烧着头发。早先的柴草灶特耗燃料，被村人戏称为“老虎灶”。后来，为了减少柴草的浪费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起，请专人进行了一些改良，建成了“省柴灶”，但终究还是弊多利少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农田承包到户，乡村生活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农家人包括我家，也像城里人那样用上了煤炉。其时的煤价并不贵，又有人按时把煤球或煤饼送到家，甚是方便。用

煤还可免去上山砍柴和柴火烟熏之苦。但煤球有其功的一面，也有其过的一面：煤气气味难闻，腐蚀厨房物件，还会引发粉尘过敏，甚至中毒。一旦遇到此种情况，不禁又会对柴草灶产生一丝怀旧之情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，乡村不仅用电充足，还拉起了生活用电专线，老家人又进行了一次灶具革命，电磁炉、电饭煲、电水壶等成了现代厨房的“新宠”。因其热量大、无污染，深受村人的喜爱，一度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灶具。但电炉也有美中不足，即热量大小不易控制，我曾几次把饭烧焦。

新世纪以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，农村也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。腰包鼓起来以后，老家人当然包括我家，也懂得了“应学会享受”。于是乎，主要灶具又顺理成

章地进行了第三次革命，那种电子点火、火力威猛、大小随调、火质纯净的液化气便登堂入室。以前一向被视为城里有钱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东西，现在普遍落户到农村寻常百姓家。虽然液化气价格比烧煤、用电要贵些，但家乡人还是乐意使用它。

三年前，我们在东阳城郊渔晚小区的新家，就装上了很是方便的管道煤气，今年下半年还将通上价格低廉的天然气哩。比起老家人来说，我们捷足先登了一步。这可是我家第五代最先进的主要炉灶了。

谁敢说家乡人今后就没有比这更先进的灶具。炉灶，生活的小小设备，它的每一次革命，绝非仅仅是新旧灶具的更替，从我家“五代炉灶”的演变，展示出了时代的进步，也映照出家乡人在40年改革开放大潮中，从拮据走向殷实走向幸福的生活。

## 小城风情

## 侯马，我人生的初见

◎王珍

2018年5月26日~30日，我有幸应邀参加为期5天的“全国艺术名家走进中国手艺小镇·侯马行”活动。从杭州出发，一路上从机场到高铁站到入住宾馆，每到一个站点，都早早有人高举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子。每次看见，我都和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里吴清华找到红旗的心情一样，有一种归属感。

我对侯马的认识，是从运城到侯马的高铁车上开始的。二十来分钟的车程，一路上畦田如画似绣。齐整的麦子开始微黄，各种果蔬深深浅浅的绿，一片盎然生机。看得出种田人对于一秧一苗所付出的勤劳和精心。

如此不刻意不造作纯自然的原生态田园风光，近年越来越少见了。忍不住用手机

去拍摄。虽然高铁车速极快，但因为田野连绵不断，所以快门点下去一定有斑斓的庄稼田入镜。

高铁快速飞驰，拉近的是空间的距离，而这片庄稼瞬间拉近了我与侯马的心理距离。在后来几天的活动中，多次听到天津作家蒋子龙提到那些田野、那些庄稼带给他的惊喜。可见，不管时代怎样发展，皈依自然、回归田园的情结始终存在于不少人的心里。

在侯马的那几天，每天喝着米油浓稠的小米稀饭，就着各种蔬菜，吃着那些百吃不厌的美味面条、喧腾的馍、清香的麦饼，有些微微上瘾，并不怎么思念家乡的味道。这也

其实，侯马是山西省唯一一个城乡人口比例严重倒挂

的县级市，总共也就274平方千米的面积。但城区里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。很少听到有人抱怨房价高、交通拥挤。三四千一平方米的房价，够住就行，基本没有什么炒房的概念。街道上种着石榴树，开满了红艳艳的花。许多空地，一片片盛开的鲜花。

所以，侯马是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全国双拥模范城市、国家级生态示范区、中国绿色名市、山西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、山西省文明和谐城市。这不仅仅是荣誉或者是一套说法，而是“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的正确打开方式。

到过侯马的人都说，那是个宜居之地。其实，并不是因为那里自然的物产资源有多么富足，更多的是因为那里的

人们宁静、恬淡的生活态度。他们生活得轻松而知足，不浮躁、不急功近利，不无节制地索取。他们气定神闲、精细、从容地做着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比如做一碗面、酿一缸醋、慢慢地等待庄稼在地里长大成熟……这些，并不是侯马人故意秀给人们看的，而是他们生活中最本真的场景。

在侯马几天的所见所闻，让我坚定地认为，那里的手工艺小镇并不仅仅限于刺绣、皮影、书画、雕刻等民间艺术类，那里的生活方式中，处处都有精湛的手艺在！

侯马确实是一个可以唤醒人初心的地方。对于我而言，那就是精神家园的现实呈现。所以，此刻，我坐在家中的电脑前，满脑子的侯马，因为我的心灵还在那里住着。

## 往事如歌

## 音乐缘

◎陈慈林

古代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因音乐结缘，谱写了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传奇，现代也有类似的故事：素未谋面的两个人，仅凭一首歌，立马因音乐结缘。被歌声感染的东道主即刻“兴师动众”地为客人提供帮助，这个令人暖心的传奇故事，就发生在十多年前的安徽天堂寨风景名胜区。

十多年前，上海某报社组织华东各省二十多名摄影家到大别山采风，浙江地区应邀四人，因各有擅长，被人称作“四星”：全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张君，曾获摄影奖项无数，被誉为拍(摄)星；来自酒乡绍兴的贺君，几十年里每天无酒不欢，获酒星之称；年逾而立的郑君，外貌酷似当红歌星尹相杰，系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与音乐家协会双料会员，又身兼浙江“火车头”艺术团独唱演员和首席主持人，无论通俗唱法还是美声唱法，张嘴就来，曾获CCTV歌咏比赛金奖，被誉为歌星堪称名副其实；本人因其貌不扬，故言谈举止避语言可厌，被朋友戏称为谐星。

那时大别山地区还不通铁路，浙江“四星”跟随团队，坐汽车从合肥出发，辗转奔波一整天，方得夜宿天堂寨。次日凌晨，二十多名“摄郎”各自肩背人扛数十斤重的摄影包、三脚架等器材，边拍边往主峰云峰顶登攀。

老天却不给远道而来的“摄郎”们面子，不但云山雾罩，出发不久还下起淅沥小雨。时值初春，虽景色佳美，山路上除了我们，基本没有别的游客，山道湿滑，举步维艰。酒星贺君几个月前刚手术摘去一个肾脏，此时尚未痊愈，走得快了伤口疼痛，大家不放心让他落单，陪着他慢慢走。来自沪苏赣的“摄郎”们却不畏艰险，马不停蹄直奔主峰，不一会就把浙江“四星”落在后面。

山道越来越峻峭，贺君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，正当我们准备放弃再往上走时，前面突然出现了索道站。令人沮丧的是，售票窗口关着，叫了好几声，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才打开窗口，说游客超过三十人，索道方能运行。此时附近只有我们四人，又到哪里去找其他游客？

售票员说，此处徒步至主峰约需两小时。天下着雨，贺君身体虚弱，徒步上山不可能，索道又关闭，看来只能到此止步了。我们虽心有不甘，却也无可奈何，于是就徘徊在索道站附近拍些小品。当我们走到索道站后面一排平房时，有一间的门突然打开，一位中年男人笑着与我们打招呼，并邀我们进去歇脚喝口水。踱进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，原来是索道站总经理办公室兼卧室。总经理姓莫，家住我们下榻的天堂寨，值班时就住在这里。他抱歉地对我们说，索道运行需要十多人同时到岗，客流少时只能暂停。

这时，郑君看到莫总床头挂着一把红棉吉它，征得主人同意后摘下来，摸了摸弦索，笑着对莫总说：“莫总喜欢弹吉他？这把吉他恐怕有半年没弹了吧？”莫总睁大眼睛直点头：去年国庆节至今刚好六个月，仅凭手一摸判断就如此准确，今天真碰到音乐达人了，那就请达人不吝赐教了。

郑君调好吉他弦，展开歌喉，边弹边唱了首《迟到》，听得莫总倾慕不已。郑君看莫总也是音乐爱好者，就又用美声男高音唱了首《再见了，大别山》，高昂的歌声惊起几只草丛中的野鸟，再用通俗唱法唱了首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莫总听了更是激动，他说自己十四岁的女儿从小就迷音乐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带她请郑君当面指点。又说你们从浙江来一趟天堂寨不容易，不上主峰太遗憾了，我开索道送你们上去。他当即用报话机呼叫所有待命员工到岗，五分钟后开启索道试运行，又亲自陪我们登上缆车送到主峰。

当晚，天堂寨一家卡拉OK厅里，莫总带着读初中的闺女，背着吉他，来向郑君行“拜师礼”。郑君听了小莫的歌声，根据她的嗓音特点，一一指点，还送了两张自己心爱的音乐CD片。

几年后，我们收到了莫总女儿考上音乐学院的喜讯，这段大别山奇遇，堪称一桩佳话。

## 微型小说

## 舍不得

◎余瀛

张泽东始终想不明白，单位左侧新开的“舍得酒馆”怎么就舍不得多卖酒？

这天中午，张泽东请一帮兄弟来到这家酒店。服务质量和服务味道都很不错，朋友们啧啧称赞，都说这家的好几个菜都是最地道的，这让张泽东觉得很有面子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老板，给我们每人拿一个歪嘴！”张泽东吩咐道。

话还没说完，大伯就拿了四个小的歪嘴过来，并试探地问道：“你们每人喝二两够了吧？”

张泽东暗想，喝多喝少关你什么事，又不是不付钱！况且这酒又不打折，还怕我们多喝不成？

一阵推杯换盏之后，眼看瓶子就要底朝天了：“老板，再拿四个来！”

“小伙子，酒就不来了。要不，我再给你们加两个菜，行吗？适可而止……”老板用商量的口气说。

“嗯？你个酒店老板，咋舍不得拿酒给我们喝？我们花钱买酒，又不是白吃白喝你的！”张泽东一脸愠怒。

突然，一个小女孩拿着酒过来了。

“怎么就两瓶，不是叫每人一瓶吗？”

“叔叔，爷爷说叫你们少喝点儿酒，不要像我六岁不到就没了爸爸……”

大家异口同声道：“怎么了，小妹妹？”

“爸爸因长期喝酒过度，过早地离开了我……”小女孩哽咽着回答。